

弟子规 批注

共青团陕西省团干部学习班
西北大学中文系

《弟子规》批注小组

农村读物出版社



《弟子规》批注

共青团陕西省团干部学习班《弟子规》批注小组
西北大学中文系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弟子规》批注

共青团陕西省团干部学习班《弟子规》批注小组
西北大学中文系

*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5印张 33,000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西安第1次印刷

书号3168·60 定价0.11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同时供给农村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广大贫下中农阅读。“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知识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还没有经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前 言

《弟子规》是清代康熙末年，儒生李子潜(山西绛州人)根据宋反动理学家朱熹的《童蒙须知》改编的一本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忠实奴才的“启蒙读物”，原名《训蒙文》。后经儒生贾木斋(山西浮山人)将原书修改，改名为《弟子规》。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孔孟之徒贺瑞麟(陕西三原县人)又将《弟子规》编入《清麓丛书》，重新出版。

《弟子规》的出笼和它的再版，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当时，清王朝已经到了康熙后期和乾隆年间，虽然表面上还是所谓“盛世”，实际上早已危机四伏，开始走向崩溃。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的统治。起义浪潮此起彼伏。面对着这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斗争，清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进行残酷的武力镇压；一方面又用孔孟之道来欺骗、麻痹广大劳动人民和青少年，妄图扼杀人民群众和青少年的反抗精神，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弟子规》在这一时期出笼，正是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政治需要，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六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太平军所到之处，宣布孔丘是“妖人”，儒家的经典是“妖书”，孔庙是“妖庙”，凡“妖书”、

“妖庙”，一概焚毁。太平军建都南京以后，洪秀全又发布命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得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的这种批孔锋芒遍及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内，他们废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禁止从《四书》、《五经》中出考题，成立了“删书衙”，规定“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政府还编写了自己的《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儿童教课书，与旧的《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相对抗。所有这些改革，都猛烈地冲击着清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孔孟之道在思想、政治领域内的统治地位。

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咸丰皇帝，惊呼“朕心如捣”，亲自多次去祭孔，在朝廷上大讲孔孟之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极力煽动反动儒生抵制太平天国的批孔运动，狂叫“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逆所也”。于是，刮起了一阵复辟倒退的妖风。在这股复辟逆流中，反动儒生贺瑞麟也破门而出，恶毒攻击太平天国在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是“利欲纷拿，异言喧嚷（huì 昏灰）”，胡说孔孟教育思想江河日下的原因就在于儿童入学之初，即教以“鄙俚不轻之语，虚诞无实之文”的缘故。为了抵制太平天国的革命影响，巩固孔孟之道在教育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他重刊了《弟子规》，公然声称他的目的是要恢复所谓“圣贤”的教育，把儿童引入“圣贤之域”，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孝子贤孙。由此看来，《弟子规》的再次出笼，是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猖狂反扑，是当时教育战线上复辟倒退的反动逆流的表现。

《弟子规》全书总计一千零八十字，通篇采用三字一句、合辙押韵的顺口溜形式，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加以通俗化、具体化，给入学儿童制定了一整套立身处世的规矩和准则，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向青少年进行所谓“道德”教育的黑规。由于它以“格言至论”、“做人法规”的面目出现，欺骗性极大。出笼后，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赏，列为私塾、义学的必读书，并在祠堂、茶楼、书馆中到处宣讲，流毒甚广。全国解放以后，大叛徒刘少奇、林彪，也极力推崇孔孟之道，鼓吹“尊孔读经”，妄图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忠实奴才。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许多表现，都可以从《弟子规》中找到渊源。为此，对于《弟子规》这样的坏书，我们必须狠狠批判。

《弟子规》具体发挥了孔老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的反动说教。全书除《总叙》外，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用孔老二这段黑话中的一句作标题，集中宣扬了孔老二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教育思想。概括起来，最突出的有下面几点：

一、宣扬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

这在《弟子规》里表现的特别突出，是贯穿全篇的一条黑线。它把封建“孝悌”思想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一开始就鼓吹什么“入则孝，出则悌”，要青少年们做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任人摆布的木偶。《弟子规》贩卖的这一反动观点，是从孔老二那里搬来的。孔老二鼓吹“孝悌”，是为了维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奴隶主阶级的宗法统治。而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也都懂得，只有在家对父母行孝，出外才能对君主尽忠。因此，他们无不效法孔老二，利用“孝悌”之道，在精神上束缚劳动人民，

不要“犯上”，不要造反，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削弱人们的反抗精神，“孝而安民”，使人民服服帖帖地忍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二、宣扬儒家反动的处世哲学。

《弟子规》依据孔老二“谨而信”的反动说教，极力宣扬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说什么“凡出言，信为先”，“话说多，不如少”，“不关己，莫闲管”等等，还从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规定了几十项条条框框，提出了四十多个勿这样，勿那样，强迫青少年实行。所谓“凡出言，信为先”，对剥削阶级来讲，只是骗人而已，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哪有什么“信”字呢！孔老二高谈“谨而信”，可从不这样做，还把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看作是“小人”。《弟子规》宣扬孔老二“谨而信”的反动处世哲学，其目的，是要青少年从小学会反动没落阶级那一套谨小慎微，世故圆滑，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做人“诀窍”，从而把他们一个个都培养成既能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又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巧伪人”和两面派，来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需要。

三、宣扬地主阶级的人性论。

《弟子规》竭力宣扬孔孟反动的人性论，鼓吹地主阶级的所谓“人类之爱”，胡说什么“凡是人，皆须爱”，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道德观念的“爱”与“憎”，同样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爱的正是剥削阶级憎恨的；无产阶级所憎恨的正是剥削阶级所爱的。

《弟子规》竭力兜售孔老二“泛爱众”的反动说教完全是为反动统治阶级高唱赞歌，掩盖他们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为实现其“克己复礼”的罪恶阴谋服务的。

四、贩卖“中庸之道”。

《弟子规》的编纂者为了效忠封建地主阶级，调和阶级矛盾，大讲“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要人们“隐恶扬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弟子规》鼓吹“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实际上是用封建统治阶级的“善恶”观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叫人们对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反抗、不斗争，听凭他们的奴役和宰割。所谓“中庸之道”，是扼杀劳动人民革命精神，为剥削阶级利益辩护的反革命之道。

五、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天才论”。

孔老二为了维护和巩固奴隶制，拚命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史观，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天生的“上智”，把创造历史的奴隶污蔑为“不知不觉”的下愚小人。《弟子规》步孔老二的后尘，也把人分成几等，大肆鼓吹“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妄图诱使人们相信，大多数被剥削者不过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芸芸众生的“流俗”，理应受剥削受奴役；只有那些不可多得的所谓“仁者”，才是左右历史、决定人类命运的“救世主”，他们应该统治大多数人民。《弟子规》重弹儒家反动的天才史观的老调，完全是为了维护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黑暗制度，要广大劳动人民“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

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六、鼓吹“尊孔读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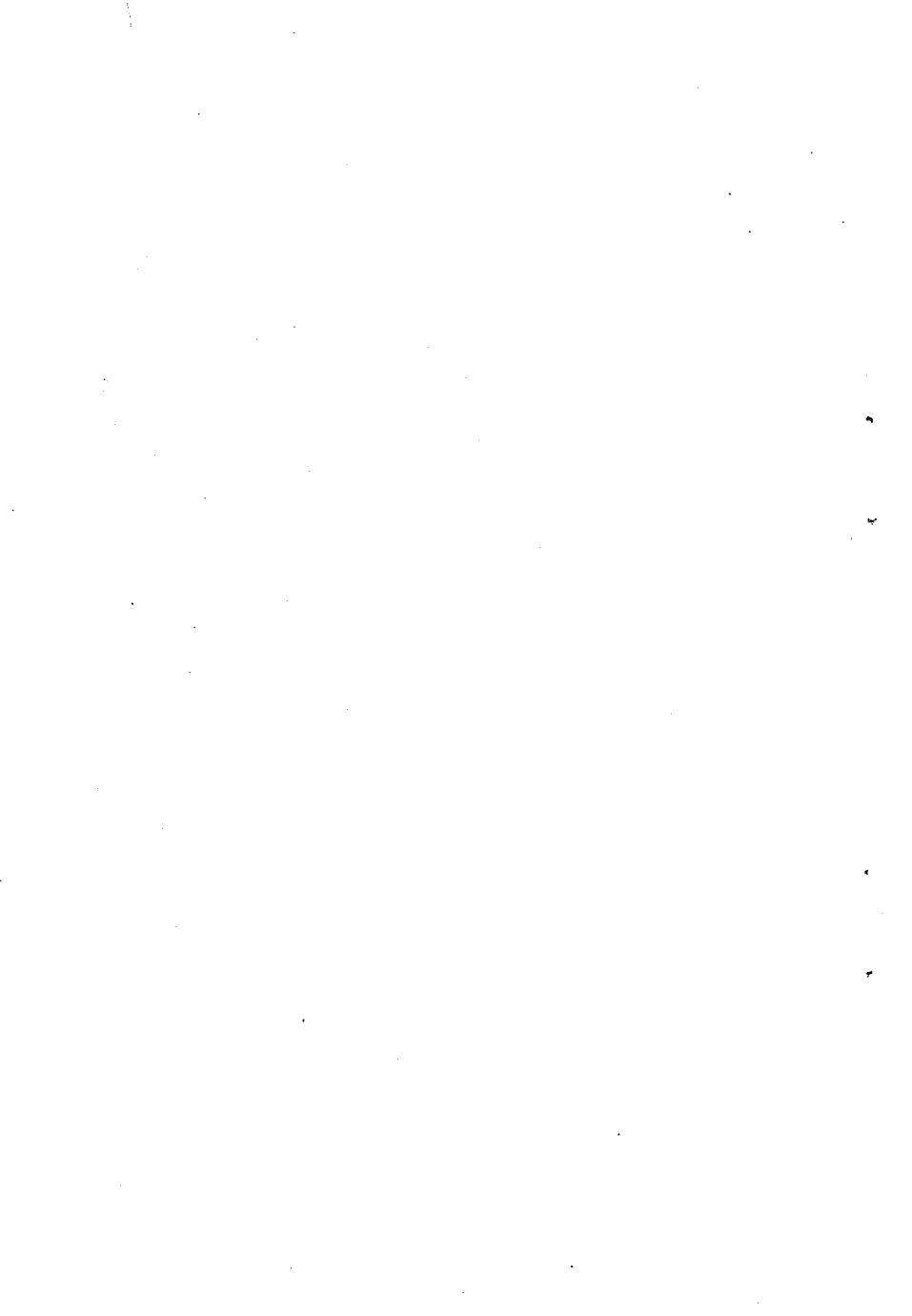
孔孟之道历来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用以培养本阶级孝子贤孙的思想武器。《弟子规》大肆宣扬“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就是要学生从小尊孔读经，除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儒家的经典圣书外，一概不要接触，企图引诱青少年钻到孔孟之道的故纸堆里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把青少年培养成象孟柯那样为奴隶制卖命的卫道士。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教育阵地历来是各个阶级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不同的阶级，为了推行各自不同的政治路线，无不按照一定的政治标准和道德规范来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封建统治阶级认为，“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要造就忠于本阶级的奴才和接班人，就要从幼儿时期抓起，“蒙以养正”，灌输儒家复辟倒退的“正道”。《弟子规》的要害，正在于通过所谓的“圣人训”，兜售没落阶级的道德规范和做人“诀窍”，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孝子贤孙。这一条反动的教育路线，完全是为反动的清朝统治阶级镇压人民，实现其“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今天，我们革命青少年虽然没有读过《弟子规》，但它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和腐朽没落的人生哲学，却散发着臭气，并为阶级敌人所利用。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

七七页)。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和批判《弟子规》，肃清其流毒，对于我们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深批透孔孟之道，促进教育革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最后需要说明，《弟子规》几经修改，版本不一，我们的批注采用的是《儒先训要》中李子潜的版本。此外，在批注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和借鉴了全国各地工农兵批判《弟子规》文章的许多优点。



总 叙

〔原文〕

弟子规①，圣人训。首孝悌②，次谨信③。泛④爱众，而亲仁⑤。有余力，则学文⑥。

〔注释〕

① 弟子：学生；徒弟。规：规矩、礼道。

② 孝悌(tì 音替)：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孝，指孝顺父母；悌，指顺从兄长。孔孟认为，孝，就是“无违”(《论语·为政》)，是说，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不计较父母的是非，唯命是从，儿子要绝对服从老子。悌，就是“从兄”(《孟子·离娄》)，不计较兄长的是非，弟弟要无条件顺从哥哥。

③ 谨信：谨：谨慎。信：守信用。这里鼓吹人们要谨慎地信守孔孟之道，信守封建统治阶级的“礼”。

④ 泛(fàn 音犯)：广泛。

⑤ 仁：儒家思想的核心。这里指对孔孟之道有修养的人。

⑥ 文：文化典籍。这里主要是指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礼、乐、《诗》、《书》。

〔批判〕

这是《弟子规》的总纲。炮制者一张口，便把反动阶级的“圣人”——孔老二这具僵尸抬出来，要青少年把它当作偶像去崇拜。孔老是奴隶制的卫道士，是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是历史上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的祖师爷。在我国春秋末年，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老二顽固地维护垂死的奴隶制，顽固地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他走到哪里，便遭到哪里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象一条四处碰壁的丧家狗。他死后，之所以忽然身价百倍，那是因为历代的没落阶级看中了他鼓吹的那一套东西，是利于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因而，便把这个满肚子私心的家伙捧起来，一直抬到吓人的程度。从此，孔老二成了一切反对变革，维护反动统治，镇压革命，企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的人们尊奉的偶像。《弟子规》抬出这具偶像，并把他在《论语·学而》中的一段反动说教搬来，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要按照孔老二的“孝悌”、“谨信”、“柔仁”、“学文”四条标准，去培养“尽忠”于封建统治，“无变”于剥削大壘，“力行”于孔孟之道，“用功”于《四书》《五经》的剥削阶级的奴才。

“首孝悌”，表明它是把封建道德“孝悌”的教育放在首位。“孝悌”是孔老二鼓吹的“仁”的根本。孔老二一伙就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可见孔老二是把“孝悌”和他的反动思想核心“仁”，反动政治纲领“克己复礼”联系在一起的。“孝悌”是实现“克己复礼”的根本，这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提倡“孝悌”的反动目的和险恶用心。《弟子规》的炮制者鼓吹孔老二的孝悌

之道，是要向人们灌输唯尊者长者之命是从，不可“犯上作乱”的奴才思想。他们讲在家“事父以孝”，主要是为了在外“事君以忠”，绝对服从反动阶级的统治。因此，“孝悌”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利用阶级社会的宗法制度、亲属血缘关系，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一种手段。“孝悌”之道，实际上就是复辟之道，倒退之道。

“次谨信”，是把“谨”和“信”的道德教育，放在仅次于“孝悌”教育的重要位置上。“谨”和“信”，要求人们在言语行动上都要忠于统治阶级，恪守封建的统治制度和秩序，做安分守己的顺民。反动统治阶级用“信”进行欺骗愚弄，用“谨”进行限制约束，这是两条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泛爱众，而亲仁”，实质上是在鼓吹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它来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要劳动人民放弃暴力反抗，爱剥削者、压迫者，爱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历代的所谓“圣人贤人”都爱鼓吹这个东西，因为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其道德学说、政治主张的基本出发点。

“有余力，则学文”是说实行孔孟之道是教育青少年的主要内容，而学习西周以来奴隶主的礼、乐、《诗》、《书》，又是实行孔孟之道的辅助。孔老二宣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学文”是为了“复礼”，要青少年把一切精力都用于学习、实行孔孟之道上，为“克己复礼”服务。

用什么思想教育青少年，是识别教育为哪一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主要标志。《弟子规》把孔孟之道作为向青少年进行教育的唯一内容，用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和道德规范来